

# 美中戰略布局 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U.S. and Chinese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to Asia-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海軍上校 田家綺

提 要：

美國在2012年宣布重返亞太後，改變了整個亞太地區的地緣戰略樣貌。由美國調整全球兵力部署將主要海、空戰力置於太平洋地區，中共亦隨即在2013年採取一連串反制措施，包含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要求南海漁業行為報告等，均展現與過去截然不同的積極態度。本文以新現實主義觀點，證諸修昔提底斯陸權與海權對抗之歷史，檢視其對於亞太各國所造成之衝擊，以及為確保自身國家利益，亞太各國可能採取之因應之道和我國處於此種戰略變局下應思考之方向。

關鍵詞：地緣戰略情勢、全球兵力部署、東海防空識別區、新現實主義、再平衡戰略

Abstract

In 2012,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pivot to Asia-Pacific strategy, which has begun to reshape overall geostrategic landscape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U.S. readjusted its global posture and shifted its major naval and air forces to Pacific theater, China subsequently adopted a series of counter actions, including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nd fishing reporting requirement in South China Sea. China's proactive attitude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has done in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 study will review, based on neo-realism and historical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struggle precedence in Thucydides, the impact of these developments to regional countries, how regional countries adapt to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secure their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hat shall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sider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Keywords: geostrategic developments, global posture, East China Sea ADIZ, neo-realism, pivot to Asia-Pacific strategy

## 壹、前言

在後冷戰時代，全球安全情勢經歷過廿餘年的震盪起伏後，產生了極為重大的轉變。在1991年時，美國著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以「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人類」(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sup>1</sup>，倡言人類歷史的演進與意識形態將告終，未來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將成為人類文化的主流。但國際關係的變化，事實上並未隨著蘇聯共產集團垮臺而停止。相反地，國際關係的複雜度反而比全球兩極對抗的數十年更高<sup>2</sup>。

隨著兩極對抗消失，人類不再生活在過去數十年「相互毀滅保證」的陰影下，然而冷戰時期兩強主導的國際秩序也跟著動搖<sup>3</sup>。經濟、運輸與通信網路全球化，改變了昔日國家集團所左右的國際關係，原本受共產集團壓制的民族主義力量也隨之釋放，加上文化與宗教力量透過網際網路向外散播，使各種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在全球各地蔓延。單一國家已經無法左右整個國際關係的動態發展，政治、外交、經濟、軍事、心理、民族、宗教、文化等結構性因素，對區域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產生直接衝擊<sup>4</sup>。

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年間(1991-2001)，

國際關係結構性因素先後引發各地區綿延不斷的戰火。從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發的「波灣戰爭」、前南斯拉夫分裂所造成的巴爾幹半島獨立戰爭、民族仇恨引發的高加索衝突、乃至蓋達組織所發動的全球恐怖攻擊，均突顯出導致區域動盪，甚或區域衝突的因素，已非單純的國家主權問題<sup>5</sup>。

在過去廿年間，影響全球安全最重要的兩大因素，應屬中共崛起與宗教極端主義散播。本研究將從新現實主義結構因素的觀點，剖析中共崛起的背景與其戰略演進及未來戰略布局；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源起與著眼，重返亞太戰略的限制與困境；並從兩強逐鹿亞太對於區域各國與區域安全的影響，進而瞭解我國在此種變局下所受到之衝擊與必須思考的方向。

## 貳、新現實主義下的強權崛起與對抗模式

美國2002年「國家安全戰略」對於未來全球安全趨勢的評估，已指出未來區域強權可能興起，並挑戰美國的全球與國家安全利益；但當時仍樂觀的認為未來數十年內不可能出現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區域強權<sup>6</sup>。然而，此種樂觀預期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已經受到嚴厲的考驗。中共不僅在極短時間內即

註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Washington D.C.: Free Press, reissued edition, March 1, 2006), p.17.

註2：The Joint Forces Command, Joint Environment 2011 (VA ,Norfolk: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December 1, 2010), pp.7-8.

註3：“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sc/nss/2002/>>(檢索日期：2014年2月8日)

註4：“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18, 2005, < [www.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http://www.defense.gov/news/mar2005/d20050318nds1.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註5：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5, No.3, Summer 2000, < [http://www.columbia.edu/itc/sipa/U6800/readings-sm/Waltz\\_Structural Realism.pdf](http://www.columbia.edu/itc/sipa/U6800/readings-sm/Waltz_Structural Realism.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註6：Ibid.3

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各方預估其在2030年之前，極可能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sup>7</sup>。其軍事力量雖然短時間內尚無法與美國抗衡，但隨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rea Denial/Anti-Access)能力的提升，已足可在區域衝突中充分發揮其國家意志，加上核子嚇阻力量，美國已不再擁有對中共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由於兩強在亞太地區安全利益的高度重疊，勢必形成明顯的對抗之勢。

### 一、中共崛起的背景

自古希臘時代開始，霸權國家一直是主導特定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議題的主要力量。然而，霸權國家在維繫區域乃至全球穩定的過程中，往往因內政因素、外在威脅或過度擴張，逐漸消耗其宰制區域安全議題的力量，進而導致某些權力真空的出現，給予新強權趁勢崛起的機會<sup>8</sup>。這點不論是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乃至大英帝國都是如此。新強權崛起有其必要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因素，至少數(如大食帝國)是由於宗教力量<sup>9</sup>。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成為全球唯一超強，然而其力量始終無法完全主導所有區域安

全議題。若從學者金德柏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霸權穩定理論」而言，身為獨超的美國原本應發揮穩定與維持國際經濟秩序的功能<sup>10</sup>，然而事實上不論就歐盟經濟區的出現，到1993年之後的歷次全球金融危機，美國所發揮的功能都甚為有限，甚至2003年的美國「次貸風暴」還成為拖垮全球經濟的原兇。新崛起的中共反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與日後歷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高度穩定市場的功能<sup>11</sup>。

兩極對抗體系瓦解後，美國所主導的自由世界集體自衛體系也受到嚴厲的考驗。尤其在殖民主義陰影揮之不去的亞太地區更為明顯。冷戰結束後，日、韓兩國對於美國駐軍即開始出現反彈聲浪，菲律賓國會更要求美軍在1992年底完全撤出蘇比克灣基地<sup>12</sup>。此種情勢雖部分來自於美國全球戰略著重歐洲與中東的因素，但區域各國內政與輿論亦對美國亞太安全布局構成日益強大的影響。事實上，美國自越戰慘敗之後，對於西太平洋地區的戰略部署，即逐漸降低。另在冷戰結束後，蘇聯在太平洋的軍事威脅快速消失，美軍在東南亞的戰略據點幾乎完全撤出，導致對此一區域的戰略影響力日益下滑<sup>13</sup>。

註7：Kenneth Rapoza, "By 2020, China No. 1, US No. 2", Forbes, May 26, 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1/05/26/by-2020-china-no-1-us-no-2>>(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註8：Tammen Ronald, Jacek Kugler, Douglas Lamke, Carole Alsharabati, Brian Efird, A.F.K. Organski, Power Transition: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 :Seven Bridges Press, LLC / Chatham House, January 1, 2000), pp.11-14.

註9：大食帝國(亦稱阿拉伯帝國)並非唯一以宗教信仰力量崛起的強權，但其在短短五十年不到的時間中，成為橫跨橫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卻僅有亞歷山大帝可以比擬。

註10：依據金德柏格的「霸權穩定理論」，在經濟、政治等領域上需要霸權的主導，方可維持穩定的環境，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0(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6),pp. 289-230.

註11：Dick K. Nanto, "The 1997-1998 Asian Financial Crisi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1998, <<http://www.fas.org/man/crs/crs-asia2.htm>>(檢索日期：2014年1月28日)

註12：Chiu, Daniel Y. and Jonathan Dworke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U.S.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VA, Alexandri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April 1991, pp.11-22.

註13：Cheng, Dean and Bruce Klingner, "U.S. Asian Policy: America's Security Commitment to Asia Needs More Forces," Heritage

小布希政府上臺後，曾欲改變此種情況，並積極加強與日本的安全合作關係，美國國內智庫亦開始興起一股「中國威脅論」的浪潮<sup>14</sup>。然而，隨著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發生，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整個戰略重點移向伊拉克、阿富汗與全球各地的恐怖組織。尤其在出兵阿富汗之前，為爭取中共在安理會的合作，小布希對北京當局改弦更張。即使在2001年4月EP-3撞機事件發生時，兩國關係雖曾一度處於劍拔弩張的冰點，華府仍然全力爭取中共的支持。

長達十餘年的反恐戰爭，給予中共快速推動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的「戰略機遇期」，不斷在國際政治與區域安全方面擴大其影響力<sup>15</sup>。尤其在2003年美國次貸風暴與日後歐債危機發生時，中共龐大的外匯存底與經濟實力，幾乎成為穩定全球經濟，動見觀瞻的主要力量。因此，中共不僅在非洲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日增，即使是美國的北約盟國也逐漸向中共靠攏。北京當局儼然成為即將成形的區域，甚至是全球強權，「和平崛起」亦成為中共站上國際舞臺的先聲<sup>16</sup>。

## 二、強權對抗模式—新現實主義觀點

就新現實主義觀點而言，任何霸權在成為單極強權之後，必然成為崛起中強權挑戰的對象。就結構面而言，由於單靠經濟實力無法主導區域與全球經濟及安全秩序，因此崛起中的強權能否超越既有霸權，取決於經濟、軍事、政治、心理等四方面實力能否取代既有霸權穩定全球經濟與安全環境的力量<sup>17</sup>。在新霸權取代舊霸權之前，雙方會出現不同形式的互動關係。但在多數歷史例證中，多是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領導的同盟國集團與英國領導的協約國集團，形成針鋒相對的集團壁壘；然而，亦有可能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國力無法負擔其全球霸業後，由美國遂順勢而取代之<sup>18</sup>。

目前在中共崛起的過程中，華府與北京仍處於以美國主導的競合並存態勢。這點主要來自於中共長期以來閉關自守的政策使然。由於中共在過去廿餘年來，崛起的速度超乎預期，因此其在政策面上仍是以保衛自身主權與利益為主的內向型戰略；其次則是遵從鄧小平的遺訓，「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sup>19</sup>。中共從鄧小平、江澤民至胡錦濤等三

Foundation, August 7, 2012, <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2/08/americas-security-commitment-to-asia-needs-more-forces>>(檢索日期：2014年2月10日)

註14：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January 1, 2002), pp.18-32.

註15：Department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2012) ,pp. 27-46 . <[www.defense.gov/pubs/pdfs/2012\\_cmpr\\_final.pdf](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2012_cmpr_final.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14日)

註16：Dr. Avery Goldstein, "Hearing: China's Growing Global Influence: Objectives and Strategies," July 21-22, 2005, <<http://www.uscc.gov/Hearings/hearing-china%E2%80%99s-growing-global-influence-objectives-and-strategies#sthash.w1rW98zC>.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14日)

註17：Ibid.10

註18：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Publishing LLC, November 2,1995),pp.650-677.

註19：此種情況最明確的證明，即是中共在整個冷戰時期和1990-2001年之間，對於美國與北約所提出之安理會決議案鮮少採取杯葛行動。少數例子均是觸及其所謂主權核心議題。

任領導人，除了觸及主權核心利益問題，於1979年出兵越南和1995～1996年於臺灣海峽進行飛彈試射外，對外方面多採取保守政策，截至目前改變亦極為有限<sup>20</sup>。同時，北京當局瞭解目前仍無力與美國進行軍事對抗，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進口能源均來自中東與非洲地區，海上通道幾乎全為美國所控制，因此在安全議題上配合美國，事實上也符合其國家安全利益。

因此，就現況而言，崛起的中共仍以蓄積自身實力為主，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抗。一方面，可以借助美國之力確保其在國力未及之處的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則藉此型塑所謂「和平大國」的形象。此外，中共崛起過程中，因受傳統地緣戰略因素影響，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國家集團。亞太地區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國家，包含北韓、緬甸、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上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會員國，多數都是在軍事、經濟方面國力薄弱的國家，且在國際政治上缺乏力量，亦欠缺支撐中共與美國對抗的力量。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要與美國形成兩極對立，甚至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權，仍缺乏足夠的環境條件

<sup>21</sup>。

### 三、中共與美國戰略布局未來可能發展

中共雖然短時間內缺乏與美國分庭抗禮的條件，但在過去20年的發展過程中，卻也開始累積突破此種戰略困境的資本。北京當局不僅在非洲地區深耕60餘年，其「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亦使其能與中東多數國家建立良好關係，加上近十年來，透過經濟援助與市場吸引力，拉攏歐洲與拉丁美洲國家，使其在世界經濟體系上已具備高度影響力<sup>22</sup>。

同時，中共積極經營東南亞，希望藉由市場自由化的整合力量，逐步降低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亦是為奠定其未來步向全球的基礎做準備。此種由外圍包圍內圍的策略，已逐漸對日本與韓國的政壇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因此，中共必然會在經濟整合方面，持續擴大其影響範圍，並排除美國對這些國家的影響。這也正是為何歐巴馬上任後，即開始積極推動「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企圖建立以美國為主的太平洋自由貿易區的戰略考量所在<sup>23</sup>。美國希望藉由此一管道，阻止中共侵蝕其既有的區域安全利益基礎。可見兩國之間未來第一步戰略競爭，應是以爭取區域與全球經貿主導權，鞏固並擴大彼此的經貿利益。

一如過去數百年來，全球霸權崛起過程

註20：David M. Lampton, "How China Is Ruled: Why It's Getting Harder for Beijing to Govern," *Foreign Policy*, January/February 2014, pp.74-84.

註21：Michael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July 6, 2011), pp.46-87.

註22：Ibid, pp.473-496.

註23：Ernest Z. Bower, U.S. Strategic Alignment: Squaring Trade and Grand Strategy in Asia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30, 2012), < <https://csis.org/publication/us-strategic-alignment-squaring-trade-and-grand-strategy-asia> > (檢索日期：2014年2月8日)

，多數均始於對經濟利益的爭奪。中共與美國在世界經貿體系，尤其是亞太地區經貿版圖的競爭，最終是否讓雙方演變成兩極對立之勢，目前仍存在極大的變數。然而，中共在战略布局上先要突破目前美國的亞太戰略布局，方可決定其是否具備成為全球霸權的實力。

### 參、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企圖與困境

#### 一、亞太安全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角色

亞太地區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環節。此一地區不僅佔全球國民生產毛額四分之三以上，亦包含世界九大軍事強國，涵蓋了南、北韓、東海、南海及臺灣海峽等潛在衝突熱點。更重要的是，未來可能挑戰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威脅亦在此一地區。因此，確保亞太安全與區域戰略利益，攸關美國國家安全與全球戰略利益<sup>24</sup>。

然而，美國自越戰以來，對於亞太地區的經營始終極為有限。冷戰時期主要軍事部署均置於歐洲與美國本土。在冷戰結束後，確保中東、東歐與前蘇聯共和國的穩定與戰略資源，繼之成為美國的戰略重點。自2001年起，美國陷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又無力介入亞太地區問題，導致區域各國在北韓核武危機及中共採取強勢作為解決爭

議過程中，對美國可提供之安全承諾產生質疑。而此種情況已損及美國全球戰略布局<sup>25</sup>。

#### 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布局

歐巴馬上任後，除了積極準備從伊拉克與阿富汗撤軍，另一個主要的戰略重點，就是重新掌握亞太地區戰略主導權。為確保亞太地區龐大的經濟利益，美國主導「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同時在2012年1月12日提出「新國防戰略指導方針」，宣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sup>26</sup>。不論此一戰略調整，是否如北京方面所聲稱是為防止中共的崛起，抑或是如白宮所言，只是為確保區域安全與美國的戰略利益，但其確實是美國近20年來最大幅度的戰略調整。

在此一戰略調整中，最明顯的即是將主要軍事部署由西轉東。美國國防部表明在未來將逐步把亞太地區海空兵力提高至全球總兵力的一半以上<sup>27</sup>。另外，為因應區域安全危機，除增加關島轟炸機、核子攻擊潛艦、F-22戰鬥機部署，擴建關島安德森聯合基地規模與北馬里亞納群島聯合訓練基地，增加航母戰鬥群、兩棲突擊艦作戰群海上巡弋兵力外，並與澳洲簽署加強安全合作協定，將派駐達爾文港的海軍陸戰隊兵力增加至2,500人，同時增加駐防新加坡的沿岸戰鬥艦(Littoral Combat Ship, LCS)<sup>28</sup>。此外，太平洋陸軍司令部亦提升位階為四星上將，

註24：Ralph A. Cossa, Brad Glosserman, Michael A. McDevitt, Nirav Patel, James Przystup, Brad Robert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09),pp.26-36.

註25：Ibid. pp.45-51.

註26：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January, 2012), pp.1-3, < 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11日)

註27：Ibid. pp.6-7.

註28：Trefor Moss, "America's Pivot to Asia: A Report Card," The Diplomat, May 5, 2013, < http://thediplomat.com/2013/05/america-pivot-to-asia-a-report-card/>(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增加其所作戰管制之地面作戰部隊<sup>29</sup>。

此外，為強化盟國共同作戰能力，美國積極向澳洲、日本、韓國等主要盟國促銷F-35聯合打擊戰機(Joint Strike Fighters, JSF)，擴大與印度、東協國家、澳洲、日本、韓國的聯合演訓規模與頻率，以提升未來聯盟作戰效能。美國前任國防部長潘尼達(Leon Panetta)、現任國防部長黑格(Chuck Hagel)亦多次強調，未來將大幅增加太平洋戰區的軍事投資，同時將部署最新型戰機與軍艦<sup>30</sup>。以上所有目的均在強化盟、友邦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美國此舉將重振亞太地區集體安全體系。

不僅如此，為擴大亞太戰略布局的範圍，美國亦積極爭取區域內其他重要國家的戰略支持。包含建立與印度的戰略夥伴關係，恢復與緬甸的外交關係，啟動與越南的非傳統安全軍事合作等，都是為強化重返亞太戰略的外圍布局。然而，美國在調整亞太戰略布局中，亦顯現其對中共「反介入／區域拒止」戰力增加的顧慮<sup>31</sup>。美國調整琉球群島海軍陸戰隊兵力部署，將多數兵力移駐澳洲、關島與夏威夷，雖是基於當地民眾對美國

駐軍的反彈，但另一方面亦是考量一旦區域衝突發生，琉球群島（目前已在中共中、短程彈道飛彈射程之內），恐將成為共軍第一波攻擊的對象。同時，隨北韓核試成功，駐韓與駐日美軍所受威脅大增，調整兵力與駐地亦是不得不然的作為<sup>32</sup>。

### 三、美國國力消長對全球戰略布局的影響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另一個現實面的考量，則是美國國力的消長。自2003年以來，美國連續遭遇數波全球性與國內金融危機，重創其原有經濟體質。加上美國國債問題日益惡化，已無足夠經濟力量支持龐大的全球戰略部署。為撙節預算，美國國會通過對所有行政部門的預算節約目標，其中美國國防部必須在十年內節約高達4,875億美元的預算<sup>33</sup>。此舉不僅將導致美國無力維持海外駐軍，更迫使數十項重大武器裝備建案項目遭到取消，各軍種兵力大幅裁減。近期，美國國防部與各軍種已多次表達對預算撙節的嚴重關切<sup>34</sup>。

因此，重返亞太戰略布局，某種程度上反應出美國針對全球安全的準備，已由1995

註29：Ty Cobb, "The 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 What's New? What is the Focus? Is it Realistic?" National Security Journal, Harvard Law School, < <http://harvardnsj.org/2012/01/the-defense-strategic-guidance-whats-new-what-is-the-focus-is-it-realistic/>>(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註30：Chuck Hagel, "Remarks at the IISS Asia Security Summit," June 1, 2013, <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5251>>(檢索日期：2014年2月9日)

註31：Ernest Z. Bower, Victor Cha, Karl F. Inderfurth, Christopher K. Johnson, Gary A. Powell, and Stephanie Sanok, U.S. Force Posture Strategy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7, 2012), pp.13-20.

註32：Ibid. pp.89-92.

註33：Department of Defense, "Defense Budget Priorities and Choice," January 2012, < [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Budget\\_Priorities.pdf](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Budget_Priorities.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12日)

註34：The Free Library, "Former US Generals & Admirals: Defense Cuts Likely to Harm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February 12, 2012, <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Former+US+Generals+%26+Admirals%3A+Defense+Cuts+Likely+to+Harm+America's...-a0327667910>>(檢索日期：2014年2月11日)

年的「兩場主要區域戰爭」，大幅限縮至今日「有效因應區域衝突」。儘管美國國防部在2010年「國防戰略」中曾表示將提高快速兵力投射能力，以降低海外駐軍的必要性，但實際上美軍所擁有的大型運輸機、兩棲突擊艦、運輸艦等數量，並未因此而大幅增加。加上海軍陸戰隊、陸軍空降部隊、輕裝機械化部隊的大幅縮編，將使其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快速兵力投射。同時，空軍遠程精準飛彈與戰略轟炸機部隊的裁減，亦使其遠程火力大幅降低。僅能依賴為數有限的航母戰鬥群提供火力支援。凡此均對其全球戰略布局造成嚴重限制<sup>35</sup>。

#### 四、亞太「再平衡」所導致的戰略失衡

預算壓縮、兵力裁減、武器發展停滯，加上國內厭戰情緒高漲，都使美國政府與國防部陷於處處支絀的局面。在2012年美國「新國防戰略指導方針」中，雖然表明在戰略重心移轉亞太之餘，仍將中東地區視為重點。但由近期美國國務卿凱瑞(John Kerry)對伊拉克問題表態「那是他們的戰爭」，即可明顯看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事實上已使美國陷入某種程度的全球戰略失衡<sup>36</sup>。換言之，即使歐洲安全情勢保持現況，未來若中東地區與亞太地區同時爆發區域危機，美國僅能選擇一個地區進行軍事干預，甚至在某種情況下，必須以犧牲某些較為次要的盟友邦，做為確保其戰略目標的手段。此

種情勢必然對未來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成嚴重挑戰，因為其影響層面並非單純的安全議題，而是盟、友邦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

綜上所述，美國亞太戰略布局並非單純僅針對區域威脅或中共崛起所採行的全球戰略調整。事實上，其亦牽涉國家財力、國內輿情、國際情勢與利害權衡等考量因素。證諸兩千多年前，雅典出兵西西里的歷史教訓，當國家財政處於嚴重困難時，用兵海外可能導致國家破產的嚴重風險<sup>37</sup>。就此一考量而言，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確屬一務實之戰略考量。然而，在避免國力持續耗損的情況下，未來若區域危機發生，即可能嚴重考驗盟、友邦能否相信美國的安全承諾。若然如此，某些國家可能就會選擇必要的自衛方式，包含發展核武等，這將對全球安全構成嚴重的危害。

### 肆、中共「和平發展觀」、「新型大國關係」與強權對立的矛盾

#### 一、「和平發展觀」與「新型大國關係」的意涵

習近平在中共政治局會議提出新「和平發展觀」，以「自身維護發展與促進世界和平」為目標，此一模糊的政治語言，事實上反應出中共當前所追求的目標與所望形塑的國際形象。事實上，由於中共仍處於發展全

註35：Aaron Mehta, "Fanning: USAF Looking at Reduced Readiness, Modernization Under Sequester," Defense News, November 19, 2013, <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31119/DEFREG02/311190027/Fanning-USAF-Looking-Reduced-Readiness-Modernization-Under-Sequester>>(檢索日期：2014年2月15日)

註36：Arshad Mohammed, "U.S. can fight al Qaeda in Iraq without troops: Kerry," Reuters, January 5, 2014, <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1/05/us-iraq-idUSBREA0402P20140105>>(檢索日期：2014年2月15日)

註37：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September 30, 1954), pp.496-529.

般綜合國力與蓄積稱霸能量的階段，因此自江澤民之後的歷任中共領導人，都強調「維持確保戰略機遇期良好外在環境」的重要性<sup>38</sup>。中共十八屆全國黨代表大會結論、第十二次五年計畫與三中全會報告，都顯示出維持有利外在環境，改善內在環境與解決體制問題，是習近平上臺後的當務之急。因此，新「和平發展觀」所衍生出的具體作法，是在推動內部改革的同時，漸進式擴大對國際事務的參與，以保障國力持續發展。

但習近平所提出的另一項「新型大國關係」口號，就比「和平發展觀」更具積極性意涵。「新型大國關係」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實質上反應出中共領導人在區域安全議題上更高的自信心<sup>39</sup>。在此一原則中，兩大指標性主題便是「兩岸關係」與「周邊主權問題」；另外一項重要意涵則是針對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在兩岸關係趨緩之際，北京當局事實上仍針對美國，不斷削弱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同時，習近平希望美國應尊重中共的領土主權，不應介入其對東海與南海的主權聲索爭議，這點與習氏於擔任國家副主席訪美時提出的「太平洋足可容納中國與美國」的說法，可說是相互輝映<sup>40</sup>。

## 二、習近平「中國夢」追求的全球地位

習近平在就任後不久，即展現其與江澤民、胡錦濤兩任領導人截然不同的企圖心。在江、胡任內，絕大部分施政方針均在於實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想，並逐漸將中共推向強國的境界。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理想，希望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其手段則包含「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升」、「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追求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sup>41</sup>。

這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兩項手段是對內，在於解決中共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心理等方面的既存問題，最後一項手段則是國家硬實力與領土主權訴求。習近平所追求的中國夢，事實上就是恢復中國歷史上的「天朝」地位，而如同近世崛起的強權一般，必須先奠定繁榮的經濟基礎、完善的政策制度、優良的人才素質、高度的科技發展，才能建立起足可達成其對外目標的強大軍力，建立中共在區域強權地位，並收回因帝國主義侵略而喪失的固有領土，進而達成全球霸權的目標<sup>42</sup>。

## 三、中共民族主義訴求對區域安全戰略

註38：楊潔勉，〈試論和平發展觀的發展與挑戰〉，《現代國際關係》，2011年，第5期，《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所》，〈[niis.cass.cn/upload/2012/12/d20121207153526383.pdf](http://niis.cass.cn/upload/2012/12/d20121207153526383.pdf)〉(檢索日期：2014年2月15日)

註39：錢文榮，〈建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須克服五大障礙〉，新華網，2013年12月1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19/c\\_125882632.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2/19/c_125882632.htm)〉

註40：林寶慶，〈包可士：習近平「新型大國關係」，美警惕〉，聯合新聞網，2014年1月30日，〈<http://udn.com/NEWS/MAINLAND/MAI1/8459250.shtml>〉

註41：習近平，〈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首次講話〉，中國新聞網，2013年3月17日，〈<http://big5.chinanews.com:89/gn/z/2013lh/xjp.shtml>〉

註42：蒙克，〈習近平如何利用毛澤東的政治遺產〉，BBC中文網，2013年12月22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2/131222\\_mao\\_xi\\_statehood.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2/131222_mao_xi_statehood.shtml)〉

## 布局的影響

然而從習近平上臺一年多以來的時間，其所追求的「中國夢」似乎仍然以最後一項手段為重點。習近平在對內言論與思想控制方面，比起胡錦濤時代更為嚴格，其反貪、反腐的重點，也被外界批評為多數針對其政敵，主要目的在於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最重要的是，這個「中國夢」背後的民族主義訴求，充分突顯在一連串的強勢主權聲索行為<sup>43</sup>。

中共內部盤根錯節的政治利益與官僚貪腐行為，已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但在中國大陸經濟繁榮與知識水準提升所帶來的民智開化，衍生知識份子與百姓對於中共統治不滿的情況下，排解內部的積怨，已成為中共領導人必須嚴肅以對的問題。在對內無法快速滿足人民期待的情況下，升高民族主義訴求就成了中共當局便利但卻危險的手段。因此，習近平對於東海、南海主權爭議、北韓議題，採取極為強硬的姿態。其區域安全戰略布局已與十餘年來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以反極端主義、反分離主義與反恐怖主義為主)中的區域安全合作大相逕庭。習近平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統籌所有內、外國安議題與決策，即是其在區域與全球安全議題思維方向的一大轉折<sup>44</sup>。

中共當局利用安倍晉三上臺後的強勢態度，積極處理東海與釣魚臺主權議題，激起大陸民眾的反日情緒；同時對於菲律賓採取強勢制裁，即對其區域安全戰略布局的影響。未來，隨著共軍海、空戰力不斷現代化，其在處理區域安全問題方面，勢必更為強勢。這也是何以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歐洲國際安全研討會中，稱「戰爭的幽靈正在亞洲徘徊」<sup>45</sup>。

## 四、北京當局的戰略企圖

就在中共宣布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後不久，南韓也宣布設立朝鮮防空識別區，而其範圍甚至包含數個與中共有主權爭議問題的島礁。然而，北京當局並未採取積極而強勢的反應，明顯是針對安倍內閣而來的一項政策表態。中共領導人與共軍高層深悉不可同時與區域主要強國為敵，因此對日、韓採取不同政策，即是明顯分而治之的作法<sup>46</sup>。

目前，中共在區域戰略布局上，已開始採取與美國相同的「蘿蔔與棒子」策略，一方面給予傾中的國家好處，爭取更多友鄰；另一方面則對於強勢對抗的國家採取積極反制策略，迫使這些國家屈服。就長遠而言，中共當局希望能逐步離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聯盟關係，打破海、陸雙重圍堵，削弱美國對區域的影響力，最後將美國勢力逐出亞太

註43：2013年習近平展開一連串強勢主權聲索作為，其中最令世人矚目的就是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與「南海漁撈行為須向中共報告」等兩項。

註44：藍孝威，〈習近平任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時電子報，2014年1月24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124004983-260409>〉

註45：江靜玲，〈季辛吉：戰爭幽靈正在亞洲徘徊〉，中時電子報，2014年2月3日，〈<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40203000775-260408>〉

註46：顧垠，〈日韓挑戰防空識別區 中國駁改變現狀說法〉，BBC中文網，2013年11月28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8\\_adiz\\_japan\\_korea\\_china.shtml](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3/11/131128_adiz_japan_korea_china.shtml)〉

地區，形成中共獨霸的局面<sup>47</sup>。

## 五、中共戰略布局與美國及區域國家的衝突

中共此種戰略布局與手法，自然與美國及其他區域主要國家(日本、南韓、印度、越南)的利益完全違背。中共在東海與南海的強勢作為，不僅考驗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更考驗著盟、友邦對於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美國無法阻止中共在南海對菲律賓與越南的強勢作為，放任中共在東海與日本發生衝突，則過去數十年來，美國誓言保衛盟邦的承諾將完全破產<sup>48</sup>。此種發展將導致實力弱的國家被迫向中共靠攏，實力強的國家尋求包含發展核武等必要自衛手段。尤其是日本，近來日本國內鷹派政治人物，一再倡導「正常國家化」與「軍隊正常化」，已對日本政局構成相當大的壓力，若美國無法提供強大的保護傘，則正好坐實此一訴求<sup>49</sup>。因此，美國在內、外交受困的情況下，如何因應中共在區域安全議題上的試驗性作為，將考驗華府領袖的政治智慧。

在習近平上任後，面對美國一連串的軍事與經濟戰略布局，中共採取了相當積極的反應。此舉不僅反應出北京當局對於區域安全戰略，已有截然不同的思維。更重要的是，在面對經濟發展瓶頸、國內異議高漲、美國戰略調整的情況下，中共領導人已經難以

繼續沉著以對，必須尋求在區域安全議題上有所突破，才能化解當前的困境。因此，習近平在未來必然對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採取更為積極的作為，而雙方之間利益衝突必然更為明顯。

## 伍、兩強對立的區域安全衝擊與亞太各國應處之道的後續影響

### 一、中共在東、南海強勢作為將引發區域緊張效應

由於東海與南海不僅是全球能源與商貿的重要孔道，更是日本、南韓國家命脈所繫，因此中共在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並要求南海漁業行為須向中共報備後，立即引發區域各國與美國的強烈反彈。美國國務卿凱瑞與國防部長黑格，先後稱此種舉動為不利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無意義行為，且無助化解區域主權爭議<sup>50</sup>。但面對中共直接威脅的日本、越南與菲律賓卻不可能僅止於言語表態，三個國家除了先後對中共的行為表示譴責，也隨後採取明顯的反制。日本先後宣布將加強「西南諸島」防務，增加國防預算，採購F-35聯合打擊戰機，並舉行奪島演習與改編數個師、旅為機動打擊部隊，準備迎戰中共對釣魚臺可能的軍事行動<sup>51</sup>。越南方面，除已向俄羅斯採購包含基洛級潛艦在

註47：Ian Easton,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tability(Washington, D.C.: Project 2049, September 26, 2013), pp.3-11.

註48：Ibid.13。

註49：James Holmes, "Japan: Joining the Nuclear Weapons Club? It Could," The Diplomat, October 22, 2012, < <http://thediplomat.com/2012/10/japan-joining-the-nuclear-weapons-club-it-could/>>(檢索日期：2014年2月11日)

註50：Department of State, "Secretary Statement on the East China Sea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November 23, 2013, <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11/218013.htm>>(檢索日期：2014年2月15日)

註51：Peter Lee, "Abe Envisions a More 'Assertive' Japan," International Policy Digest, January 2, 2014, < <http://www.internationalpolicydigest.org/2014/01/02/abe-envisions-assertive-japan/>>(檢索日期：2014年2月16日)

內的大批先進軍事裝備，也加強在西沙群島的防務與海上演習。即使是實力薄弱的菲律賓，也表示將向美國採購更多先進戰機與軍艦。然而，由近期遼寧號編隊於南海演訓和中共軍艦、海警／海監船及軍機在東海活動頻繁，即可證明北京不會在主權議題上退讓，也因此將大幅增加區域衝突的緊張局勢。

## 二、兩強對峙下的小國生存模式—證諸修昔提底斯

一如古希臘時代，當提洛聯盟與伯羅奔尼撒聯盟形成對峙，處於其中的小國，無不費盡心思，思考可行的生存之道，否則就只能淪為兩強的附庸。但不同於雅典與斯巴達，中共與美國在今日的國際政治環境下，並不會直接以暴力驅策區域國家做選擇。同時，在國際與區域安全組織尚能發揮力量的情況下，小國在兩強對峙下擁有較大的活動空間。華府與北京當局也一再表示，不會介入他國的內政與區域安全決策。然而，正如修昔提底斯撰寫的時代，小國處於兩強之間，不可能完全中立，且在某些情況下必須做出選擇，否則即可能遭到打壓或孤立。

在新現實主義的架構中，中共與美國的亞太戰略布局都包含了政治、軍事、經濟與心理的結構因素。因此兩國在亞太地區既同時是霸權穩定力量，也同時是動搖穩定的力量，此將導致區域國家在安全決策方面顯得更加困難。

## 三、東北、東南亞軍備競賽的可能性

中共的強勢作為及美國的消極反應和區域各國的安全顧慮，已經大幅增加東北、東

南亞地區軍備競賽的可能性。但就現況而言，區域各國的反應尚屬理智。日本海、空實力仍在中共之上，且擁有強大的防空網，中共目前的戰力尚難對日本造成致命的傷害。越南與菲律賓則有地利之便，在中共海、空軍遠程作戰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仍足以對共軍的攻勢發揮「區域拒止」的能力<sup>52</sup>。雖然，各國目前強化軍備的作為，仍屬於傳統軍備與區域防衛力量。然而，隨著未來中共逐漸強化遠洋與長程轟炸能力，此種傳統軍力競賽，即有可能隨之升級。未來東北、東南亞是否衍生更嚴重的軍備競賽，仍取決於美國能否阻止中共在區域的強勢主權聲索行為。

## 四、區域國家戰略算計的衝突與盲點

誠如古希臘時代，小國訴諸於奧林匹克諸神的仲裁一般，直接與中共發生戰略利益衝突的日本、菲律賓與越南亦將採取不同的作法。日本與越南是以強化軍備，強硬迎戰中共的主權挑釁。但實力薄弱的菲律賓則無法仿效此種方式。因此，菲國政府將南海主權爭議提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仲裁，希望透過國際組織的力量，壓迫中共在南海主權議題上讓步。只是截至目前為止，北京當局始終拒絕參與任何與主權議題相關的國際仲裁行為。因此，菲律賓所提出的仲裁案，最後可能得到兩種結果，一種是聯合國認可菲律賓對這些島礁的主權，但得不到中共的承認，亦將無法有效落實其訴求；另一種則是遭到聯合國否決，反而導致中共在這些島礁的主權議題上更加理直氣壯。其他一些對於南海與東海主權聲索議題保持低調的國家

註52：Ibid. 24, pp.67-70.

，也並非全然可以逃避中共崛起的問題。未來，若中共海軍能有效宰制南海，則其下一步即有可能是建立確保其能源命脈的海上交通線，屆時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在麻六甲海峽等戰略咽喉的議題上，同樣必須面對現實。因此，這些暫時性的戰略算計，也許本身即存在高度的衝突與盲點，各國必須深入思考，才能尋求根本的解決之道。

### 五、亞太各國的戰略猶豫

除了因為領土(海)主權與天然資源開發爭議，與中共正面交鋒的日本、菲律賓與越南之外，包含南韓在內的其他東北、東南亞國家，對於中共的態度就低調許多。其原因就在於各國均高度依賴中共的資金與市場，同時也非常需要美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兩者缺一不可。但從中共對於菲律賓採取的貿易制裁與2011年日本的稀土事件觀之，其已將經濟手段視為其整體戰略的一環，導致區域國家難以像過去一樣採取「經濟親中、政治親美」的方式，這使得這些國家陷入戰略上的兩難情況。此種戰略猶豫對於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希望藉由盟、友邦能量建立，構成集體安全防衛網的想法，已形成重大考驗。印尼、泰國與馬來西亞在南海議題上，一直不願明確表態，即可獲得證明。

中共區域安全戰略布局與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已經導致東北、東南亞各國在安全決策上的難題。區域各國戰略猶豫就長遠而言，將對美國及其主要盟邦構成不利影響。因此，中共在領土主權方面的企圖，僅涉及少數國家，但其資金與市場卻幾乎關係著每一個國家。未來，若北京當局藉經濟手段要脅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配套措施，可能更難獲得區域國家的支持。

事實上，中共崛起與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布局，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國際關係命題。兩國並非完全的對立，但卻存在高度的區域與全球利益重疊。在資金全球化的今日，中共所擁有的美國國債，事實上已大到足以左右美國政府決策的程度，也是另一種戰略資產。兩國同樣爭奪亞太地區的經濟與戰略主導權及利益，同時也掌握區域國家的安全與經濟命脈，因此未來兩國戰略競合的走向，對於區域國家的戰略決策必然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

## 陸、我國在兩強戰略布局中的思考面向

### 一、美「中」戰略競合對我國的衝擊面

美國前亞太助卿與著名國際戰略專家奈伊(Joseph Nye)曾指出，兩岸關係是國際關係中最特殊的個案之一。中華民國具備主權國家的所有條件，但卻不被國際社會多數成員承認為國家；中共完全無法對臺灣行使任何權力，但卻被多數國家認同擁有臺灣；全世界多數國家也都與中華民國維持官方或半官方的關係。因此，長期以來，兩岸關係議題都是華府與北京爭執的焦點。

在美「中」戰略競合中，兩岸關係與臺灣問題將成為雙方必爭的核心議題。過去，美國政府、國會、智庫與學術界，向來以「一法三公報」為主軸，探討臺灣的問題與定位。然而，隨著中共影響力日趨強大，美國政府與學界也開始出現許多不同的聲音。在

1949年之後，曾短暫出現的「棄臺論」再度出現，顯示美國政界與學界部分人士已受到中共遊說團體的影響。然而，在2013年中共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時，部分美方官員卻批評我國的反應過於柔弱。美國政府一方面表態支持兩岸和解，但另一方面又有多個智庫表達對兩岸關係和緩可能危害我國家安全與美國戰略利益的關切。兩種南轅北轍的見解，突顯出美「中」競合對我國的矛盾情節。由於中共已是我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北京當局未來是否會以經濟手段壓迫我國亦值得關切。

## 二、我國在兩強戰略布局中的價值

在中共力圖突破美國戰略勢力區的過程，及在美國亞太戰略布局中，我國均具有極為重要的角色。臺灣位於第一島鏈的樞紐，不僅是遏阻中共東出太平洋的咽喉要點，更扼控南韓、日本的能源、貿易進出管道。一旦中共取得臺灣，不僅菲律賓直接受威脅，日本琉球群島及其周邊附屬島嶼的軍事基地，也將喪失預警反應時間，第一島鏈防線形同澈底瓦解。因此，在兩強競逐亞太戰略主導權的過程中，臺灣都是必須確保和奪取的對象。

隨兩岸關係和緩，北京當局已開始重新思考如何以更靈活的方式爭取臺灣。這點由中共宣布「東海防空識別區」後，即對我進行溝通，顯見其爭取臺灣支持之企圖。對中共而言，只要我國不與美國聯手阻止中共進出太平洋，即已達到部分目的，此舉勢將危及美國在第一島鏈的戰略部署及其整體重返亞太戰略。未來，應可預期美國政府在不違

背「一中原則」的前提下，仍將會在軍事上持續支持我國。

## 三、我國必要之思考面向

處於兩強戰略布局之要衝，我國在面對此一情勢，必須採取更為審慎的態度。正如雅典與斯巴達爭雄時之柯林斯城邦一般，不論向那邊靠攏，都會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因此必須針對兩強之戰略布局，深入思考未來戰略因處之道：

### （一）維持兩岸和平、穩定關係

中共雖是我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但中國大陸卻是我國最大貿易夥伴。避免政治與軍事挑釁，維持兩岸和平、穩定關係，是目前符合我國最大利益的基本原則。任何動搖兩岸現狀的舉動，都極可能給予中共武力威嚇或侵犯的藉口，不利我國家生存與發展。

### （二）建立基本可恃戰力

由於中共始終不放棄武力犯臺，且臺灣又處於其東出太平洋之戰略要衝，因此我國必須建立基本可恃戰力，在有限國防資源條件下，至少能對中共武力侵犯行為造成嚴重打擊，方可在談判桌上爭取最佳籌碼，並確保國家安全。

### （三）確保華美軍事交流

美國目前仍是我國最大的軍事裝備與技術供應國，在自主國防科技不足以完全滿足防衛作戰需求的情況下，必須確保與美國廣泛之軍事交流合作，俾取得自衛所需之各項武器裝備與先進技術，並透過此種管道汲取國軍所欠缺之實戰經驗，以強化國軍戰力。

### （四）避免捲入區域爭端

近期內，由於中共在東、南海主權議題

的強勢作為，已引發連續的區域緊張。我國處於此種衝突情況下，應力求保持克制，除非遭到武力侵犯，否則應全力避免捲入區域爭端，同時避免在各國的爭執行為中發表過激之言論。

#### （五）適度表達主權立場

然而，針對我國主權相關議題，不可保持緘默，應適度表達立場，以避免喪失區域安全之話語權。

### 柒、結語

就長遠而言，美國重返亞太戰略與中共戰略布局，將是崛起強權挑戰既有霸權的首部曲。但就短期而言，由於雙方盤根錯節的競合關係，不致形成兵戎相見的武力衝突。然而，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中共勢必會在區域安全議題與主權爭議方面，採取更為強勢的作為，也將與區域各主要國家產生某種程度的衝突。此發展對於美國亞太安全部署仍將構成重大影響。

美國與中共對區域國家的板塊爭取，將

牽動未來數十年亞太安全形勢。由於藉著高度的經濟依存性與地緣戰略考量，中共已在亞太地區具有高度影響力；未來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布局能否扭轉此種局面，仍取決於其能否解決國內嚴重的國債與經濟問題，以及具體履行對區域國家的安全承諾。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面中，美國如果無法發揮霸權穩定的效果，則其所建立的集體安全體系必然在中共日增國力的衝擊下逐漸鬆動，甚至改變全球戰略均勢。

我國處於此種詭譎多變的環境中，國家安全決策之困難度將遠超越過去冷戰時期。在各方角力與利益糾葛中，必須在既有戰略價值中，尋找更多可發揮地緣戰略槓桿的條件，方能在兩強爭雄中，確保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



#### 作者簡介：

田家綺上校，政戰學校79年班，政戰學校政研班84年班，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政策科學研究所碩士，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校政研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軍事共同教學中心。

## 老軍艦的故事

### 大鵬軍艦 ATA-549



大鵬艦係美國德州Levingston造艦公司建造，1944年12月21日下水成軍，隔年5月6日正式編屬美海軍太平洋艦隊，命名為Mahopec，編號ATA-196。該艦在美服役期間曾至日本、澳洲、阿拉斯加等地，執行拖帶救助任務，在移交我國海軍前駐防於日本Yokosuka。

民國60年6月1日由美海軍駛至臺灣，以租借方式正式移交我海軍，同年7月1日由總司令宋長志上將在左營港主持成

軍命名典禮，命名為「大鵬」艦，編號為ATA-549，成軍後隸屬勤務艦隊。

該艦自成軍後即執行沿海搜救、港內救火、拖靶等任務。至民國80年11月16日由於艦體老舊，在艦隊長苗永慶少將主持下除役。（取材自老軍艦的故事）